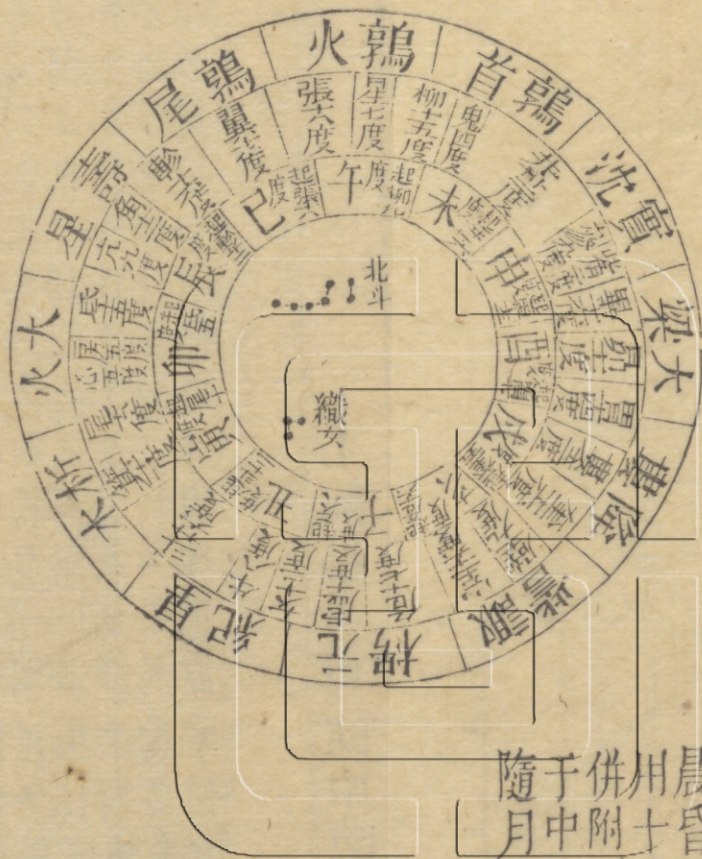


天象圖



此漢書律厯志赤道星
度也以推夏小正每月
晨昏見伏中星悉合故
用十二辰排比分綴之
併附圖北斗織女二星
于中俾說小正者可以
隨月旋轉得其天象焉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一終

南海鄧翔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一

學海堂

秋槎雜記

寶應劉典簿履恂著

世知康成合易象象於經案魏志高貴鄉公曰今象象不與經
連而注連之何也是注連象象經不連象象經注各別非如馬
融之注周禮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劉邠問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徐季龍與輅
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
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盛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
言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
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

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吳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
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
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
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
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
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
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
輅傳多發明經旨此尤確者日新絕句亦徵古讀劉文淇謹案
釋文云鄭以
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
劉邠所引蓋從鄭讀

書州十有二師案晉書地理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

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
有二師焉此師以地言也

搏拊解爲擊亦有說大戴禮記禮三本云縣一罄而尙拊搏朱
絃而通越一也拊搏指磬朱絃通越指瑟

禹貢貢磐石之燒爲箭鏃剛利如鐵者華陽國志曰越雋郡臺
登縣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磐是也

詩書皆言六馬正義引異義據易孟京春秋公羊王度記以爲
天子駕六鄭氏駁之據書顧命周禮校人以爲天子亦駕四案
顧命云皆布乘黃朱觀禮云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又云四
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觀禮以十馬享王四馬僎使
者顧命以卽位見諸侯禮殺於覲非諸侯享王正禮用四馬也

鄭注觀禮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鄭意以王駕

馬無成數與駁異義不同校入云乘馬一師四圍鄭據以四起

數知為駕四然下文云麗馬一圍八麗一師鄭注麗耦也則亦

以兩起數不定以四又案大戴禮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列

子泰豆氏謂造父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

可御下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二十四蹄非六馬

乎駕四為常乘駕六不常乘非謂天子但駕四也薛傳均謹案張衡西京賦

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駿東京賦六元蚘之奕奕薛綜注並云天

子駕六馬揚雄甘泉賦駟蒼螭分六素蚘李善注引春秋緯皇

伯駕六龍皆在偽古文未出之先足徵古制如此其實周易已

有六馬乾卦彖傳時乘六龍以御天據周禮度人馬八尺以上

為龍龍即馬也

詩書皆名大雅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氏春秋荀顛等議曰詩書

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

文淇謹案魏志注此下又引崔贊等議曰少康武烈之威豈必

降於高祖哉但舊書殘缺故動美缺而罔載唯有伍員麤述大

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

材孰能與於此向合墳典具在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

此文與上相承見少康不列於大雅者以書缺罔載也

周公八子並為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凌等勸進云云以伯

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為其一文淇謹案困學紀

箋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則七

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子

明證

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爽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

人人則無疑矣全說甚核備未引魏志注此與全氏說可互相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蘇氏
 據以疑康王之誥案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論曰成湯既歿太
 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三年十一月大祥
 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
 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告而歸亳也顧命云四
 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
 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是四月二十五日
 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
 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

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案此則康王
 用殷禮

詩退食自公據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雙雞杜注卿大
 夫之膳食釋文公家俱卿大夫之常膳正義據玉藻天子日食
 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推之以為大夫日食
 特豚朔月特牲合膳日雙雞者齊不如禮此詩美大夫故言其
 自公食而退容貌如此三言自公榮之

騶虞序傳皆以為獸白注逸周書孝經援神契春秋演孔圖元

晉書宋書五代史及東方朔伏生許慎張衡班固蔡邕薛綜郭璞陸機皆以騶虞白虎為一獸其名又有任獸酋耳騶吾騶牙

騶亦作鄒班固東都賦注引魯詩梁鄒天子之田數說與賈氏
 分賈誼以騶為囿虞為囿之司獸周禮疏引韓魯說掌鳥獸官

大同小異要皆本射義樂官備一語嚴粲據月令七騶注為趣
 馬主為諸官駕說者案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
 焉注六閑之騶襄二十三年孟氏之御騶疏騶掌馬官嚴說是
 也然七騶養馬官總名鄭專指趣馬微諛校人為馬官之長趣
 馬屬之校人職云田獵則帥驅逆之車案驅逆之車驅禽使不
 出圍校人率其屬駕而驅之騶蓋指校人以下以車驅逆禽獸
 者又案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萊除草萊司馬春火弊
 是也今茁者葭蓬是不以火田虞之仁也五紀壹發而遁其四
 不忍驅逆盡殺騶之仁也自注詩疏及賈誼皆謂虞人翼五紀是以校人之職移之虞人故曰
 官備騶虞微官而仁如此故曰王道成

王充論衡謂伯奇放流作小弁詩說苑自注據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李注引王國

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
 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
 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
 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案伯奇以讒而
 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此毛詩序所以可貴

興雨祁祁昔人已知兩非雲誤其證甚多又齊謝朓雩祭樂歌
 興雨祁祁黍苗徧傳均謹案鄭箋其來不暴疾之語自指兩言昔人不特陸德明知之也如鹽鐵論水旱篇
 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未可據呂覽務本篇韓詩外
 傳反疑之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其明證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本顏師古漢書注以為有底曰囊無

底曰橐案囊橐皆有大小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籥
 宣二年傳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盛衣食是橐小也

自注本 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是橐大也 自注秦策注橐革囊

詩正義 橐衣囊是囊 橐又通名 公羊哀六年傳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

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是囊大也 自注本 燕策荆軻逐秦王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荆軻史記平原君列傳譬若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是囊小也 揚天承韞案王氏應麟急就

小囊大此引秦策燕策史記為之疏證明晰補王氏所未及 又按公羊注闖出頭貌囊惟有

底故陽生立其中惟上有束故開之則頭出囊有底是也橐無

底無證 自注詩釋文又引說文 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曲禮定猶與也疏據說文猶獸名獲屬案水經江水注夔道山

多猶猢猻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反

乘空若飛是也 傳均謹案凡子五尺大為猶與許君第二訓同 顏氏家訓釋曲禮云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

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

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疋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

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並屬異義未可引據竊謂與亦

獸名其正字則為麋說文麋似鹿而大也錢明經帖云曲禮定

猶與也應作此若依釋文及史記索隱與亦作豫則

疏云與象屬又即豫之段借連類及之以廣異聞

王制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以左傳證之國高之外惟宣十

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春秋時

諸侯自爵人此猶行古禮

王制正義申禘祫之說鄭據公羊傳曾子問祫合食禘不合食

王肅據禘於太廟逸禮禘祫皆合食案禘祫各有二鄭注王制

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新免喪之

祫禘也祫曰太祖禘曰羣廟一合食一不合食矣又云自爾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常時之祫禘也鄭王所云合不

是詩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梅秋差雜記 庚申甫刊

合者也鄭以魯禮即王禮今據正義引鄭禘禘志而分析之莊公之喪閔二年當禘三年當禘而二年吉禘者四月禘五月禘以慶父之亂故譏禘不譏禘閔公之喪僖二年禘三年禘僖公之喪文二年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為禘是也三年禘文公之喪宣二年禘三年禘昭十一年夫人齊歸之喪當十三年禘十四年禘以平邱之會歸不及禘故十四年禘十五年禘此皆新免喪之禘也然禘曰大事於太廟則新免喪之禘合食可知禘則閔二年去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云禘於武宮獨云莊公武宮則新免喪禘後之禘不合食可知鄭云不合食是也僖六年禘八年禘推之他公亦然昭十八年禘二十年禘此免喪以後常時之禘也然僖八年云禘於太廟宣八年云有事於太廟則常時之禘合食亦可知王肅據賈逵以為合食亦是也惟然而昭二十五年之禘當禘於太廟而云將禘於襄公者杜注襄公別立廟孔疏襄若以次遞毀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去襄公故云特立廟以此言之若常時之禘襄公亦當祭於太廟與羣廟之主並列今襄特立廟如許田有周公廟故不合食

孔氏以廟皆南向是昭居東穆居西朱子以太廟南向昭穆東西向依次而南案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以為閔公廟是穆居太廟西廟制橫而非縱也不僅每門曲揖之證

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鄭注端當為冕案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注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此据地之小祀以血祭

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觀
師兩師不言日月也又案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日月與天同燔柴
則必不與羣小祀同服又案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下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孔疏天無形體故以日爲百神之
主配之以月蓋天帝獨爲一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禮多
故以朝及闇然則郊天隨祭日月不應易服而祭周禮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賈氏大宗伯疏云五帝
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又酒正疏云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
然則祀昊天上帝祀日月祀五帝皆服大裘而冕周禮不言日
月統於上帝耳惟然而玉藻云元端者何此春分朝日之祭非

郊祀日月並祭之祭崔氏云郊祭用牛春分朝日禮小故祭法
用少牢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
祭今朝日用少牢則非元冕可知周禮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
五采五就以朝日疏引玉藻元端亦不據鄭破字引元冕但周
禮朝日與玉藻異與觀禮同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
門之外鄭注引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
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也馬晞孟遂據國語注以爲當服袞
冕不知因朝覲拜日故從朝覲之服此則春分朝日與朝覲不
同也由此言之郊之祭日禮大故服大裘而冕春分祭日禮小
故服元端以天神尙質大裘之下至質惟元端所以不用元冕
者恐鄰於羣小祀所以不用袞冕者恐類於覲也又案郊特牲

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陳氏遂謂祭日內服大裘外被龍袞牽合為一顯與周禮不合

大學湯盤凡盤承棄水器盤或作槃同沐浴與沃盥有別喪大記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又浴水用盆沃水用料如他日沐用瓦盤如他日又士盥於盤上士喪禮新盆槃瓶鄭注盆以盛水槃承澆濯瓶以汲水喪大記正義料酌水沐浴皆用盤此皆沐浴之盤非湯所銘也士稱瓦盤大夫以上不用瓦矣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下云公降盥既夕禮用器兩杆槃匱匱實於槃中南流注此皆常用之器杆盛湯漿槃匱盥器流匱口特牲禮尸盥匱水實於

槃中少牢禮小祝設槃匱於西階東下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匱水乃沃尸盥於槃上此皆沃盥之盤湯所銘也其盥制以杆承水異於沐浴以盆以匱貯水匱有口名流由其流注於手以盥異於沐浴以料其棄水承於槃日新者蓋取日清潔之義尊者用盤若卑者用洗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槃水在洗東注洗士用鐵燕禮盥水在東少牢司宮設盥水於洗東有料其盥制以盥盛水異於杆以料注水異於匱目注與沐浴同用料以洗承水異於槃故公食大夫禮既云設洗如饗又云具槃匱少牢禮既云設盥水又云設槃匱公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匱也

孫應科謹

案宋孫奕近王編修懋竑周炳中已疑盤非沐浴之盤其沃盥沐浴制度異同皆未言及此說詳備足補諸家所未詳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此謂知之至也註此句之上別有闕文

此特其結語耳案此二句當從鄭氏古本在經文未之有也下宋儒別分章段此二句遂覺無處安置

鄉飲酒義賓坐西北介西南主人東南俱東北或引鄉飲酒禮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謂與隅坐不同此誤讀鄉飲酒義文也鄉飲酒義明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俱從可知一堂之上賓介皆在西賓北而介南主人與俱皆在東俱北而主人南是各兼二方以爲區別非席西北者東南面席東南者西北面也以鄉飲禮考之其奠坐方面俱在無向隅者至於主人獻賓賓之席前西北面鄭所謂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其賓酢酬主人東南面主人獻介西南面皆以此推也又案俱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

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注謂主人之屬佑助主人禮事是也隱四年左傳猶治絲而棼之也按周禮巾車素車棼蔽注棼讀爲蘋蘋麻以爲蔽此棼亦當讀爲蘋言治絲而雜以麻則絲益

亂傳均謹案蘋亦有棼音說文煩字下一曰焚省聲是也

桓五年傳檜動而鼓注旗也釋文云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疏引賈逵據范蠡兵法又引說文以爲石而以旃說爲長按兵以鼓進旗插車關車行旗動行軍之常襄十年傳親受矢石疏云周禮職金凡國有木故而用金石則掌其合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陸德明釋文雷當爲礮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漢書匈奴乘隅下礮石陳思王征蜀論下礮成雷然則飛石法著於周禮春秋時多用以攻守魏志袁紹

傳太祖乃為發飛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注魏氏
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檜動而鼓說曰檜發石於是造發
石車袁紹傳又云審配以大石擊突中柵門然則檜飛石雷礮
古訓皆一物鄭為二拒魚麗欲以奇兵致勝故曰檜動而鼓若
旗動鼓進行軍之常何須命二拒賈氏近古說長於杜氏
莊公二十四年經赤歸於曹郭公左氏以赤歸於曹為句註云
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註云無傳蓋經闕
誤也公羊穀梁皆以赤歸於曹郭公為句以赤為郭公名公羊
釋文云郭音號亦如字穀梁釋文云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號
似號郭通案公羊僖二年晉滅號傳號皆作郭凡九見是公羊
從郭不從號秦策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又曰因而

伐郭高誘注古文言號也是郭又號之古文案唐書宰相世系
表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
也然則西周但名號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
據已改之名稱之猶商遷於殷後人遂以殷名商至於經文之
義左氏闕文為長凌曙謹案後漢地志載有三號大陽下有下
陽城號邑云者此北號也陝縣本號仲國云
者則志所謂雍州之西號而秦本紀所謂小號者也若唐書言
平王求號叔之孫則志所謂榮陽有號亭號叔國云者東號也
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者其東號之後平傳均謹案說文郭齊
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是國名正字
號虎所攫畫明文也係段借三傳惟公羊得其體若城郭之郭
則又當作尊意度也民所度居也今以號當郭以郭當尊而尊
之一字既廢號郭兩義亦混汪喜孫謹案左氏昭元年會於
號穀梁作會於郭急就篇郭破胡頽師古註號叔周王季子也
受封於號其地今陝州陝縣是也後為晉所滅號公醜奔周遂
姓郭氏郭者號聲之轉也號通作郭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
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采於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
號通作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庚申補刊

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元和姓纂郭周
文王季弟受封於虢或曰郭公因以為氏通志氏族略春秋有
郭公遂以為氏或云虢為晉所滅公子配奔周遂為郭氏今虢
氏無聞唯著郭氏姓氏急就兒匡袁崔盧裴郭自註郭氏周王
季子虢叔之後虢警轉為郭其後為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國
也是郭公即虢公或據齊桓公問郭何以亡一事遂改經郭公
為郭亡按東虢亡於春秋之前西虢亡於僖公之五年此時安
得有虢亡之事郭公之見於春秋其事不可得知必求其事以
實之則

僖二十四年傳凡蔣注蔣在弋陽期思縣不言始封何人唐書

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

文洪謹案

晉書地理志豫州有弋陽郡期思縣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光州
弋陽郡有仙居縣本樂安武德三年析置宋安縣以宋安置谷
州貞觀元年州廢省宋安天寶元年更名鄧名世姓氏書辨證
云周公第三子伯齡封蔣子孫氏焉國在汝南期思縣宋改為
樂安今光州仙居縣也期思仙居一地

渾敦檇杙饗養正義據服虔皆以為獸名惟窮奇不言何獸案

司馬相如上林賦窮奇象犀注張揖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

音如嗥狗食人者也是窮奇亦惡獸名

傳均謹案廣韻云窮奇獸名聞人鬪乃助不直

者類林云獬豸見不直者觸之故君子冠獬豸窮奇見不直者
煦之故小人名窮奇並可申張說所未盡至讀書紀數略引虎
蒼云虎而有翼曰窮奇則未知何所見而實之

軍制啟有二詩以先啟行左傳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皆謂先鋒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
疏為右注左翼曰啟以對下肱故知左翼齊侯變古三軍制故
然疏引詩及服虔引司馬法非齊之啟也

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按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為滅紇田臧
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史記宋世家贊襄
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是也

三江五湖前人論之詳矣案越語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又戰於五湖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反至五湖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史記貨殖列傳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史記與國語合五湖本無異論三江亦當在吳越境界中論者必曰是以吳越之三江強合禹貢周禮然與其信漢以後考證家言曷若信周末之書耶自注案越語吳王率其賢良以上姑蘇下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秦策吳之信越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高注即干隧史記春申君傳三江之浦作三渚之浦然則干隧也姑蘇宮也三江之浦三渚之浦皆一地又案太湖一湖有五湖之名三江豈一江有三江之名耶曙謹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潁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三江五湖為

吳越其地審矣

吳有東西勾吳東吳也齊語西服汜沙西吳注雒州之地趙策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案周禮雍州嶽山注吳嶽雍地近西戎豈吳亦如戎狄之通名故雒州亦得稱吳耶又案漢書地理志封周章弟申於河北是為北吳左傳桓五年正義引世族譜云吳王封虞仲之庶孫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是虞又兼西吳北吳之稱依虞吳通用之例疑即虞字與汜沙之西吳不同

八佾亦作溢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曙謹案春

溢員舞溢方僂溢櫛僂溢衡佾皆作溢

論語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案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
 乃張侯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不
 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
 射之主於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為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
 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
 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待
 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尚力
 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言鄉射所以
 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尚力也為
 力不同等也鄉射注又云尚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
 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為無侯張皮不

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為貫革案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
 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楛質木楛樂記貫革注射穿甲
 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
 鎧張之而射穿多為善謂為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
 主皮又非貫革

管氏有三歸包注主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自注史記管晏列傳張守

節正義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聞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

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王取女也案春秋莊十九年經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

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

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
 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
 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
 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為十二女
 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為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
 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袵元又云媵布席於與
 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
 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
 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
 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為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
 歸左氏譏齊媵為異姓公羊譏齊媵為三國媵僭天子皆不譏

齊媵女之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
 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
 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
 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於大夫其皆
 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
 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為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
 大夫撫姪娣以為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
 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

自註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

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合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

妾六人官品合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

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曙謹案漢

書地理志曰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亦三歸為取女之證應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庚申補刊

謹案黃氏曰鈔謂大為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因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為據牽合取女臺名二說為一然衛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也或又以為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案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此說精核諸說可廢

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為地名吳氏正註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為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

犁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古也文淇謹案山海

經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犁也說文犁耕互訓段氏云人耕謂之耕牛耕謂之犁其後互名之吳氏之言可

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犁牛為耕牛矣犁與驚異魏策驚牛之黃也似虎驚黑黃雜色與犁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

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犁牛直是犁牛為耕牛矣

啟予足啟予手案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剪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溲濯棄於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為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不然一息尚存不容自懈遽言免乎

論語蔽冕按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蔽冕命士會將中

軍杜註命卿之服蓋以衣裳統冕猶衰冕驚冕毳冕之例不然

豈賜服但賜冕與蔽膝耶自註蔽與芾異蔽繡於裳芾鞞鞞鞞皆一物

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小

宰一人無太宰春秋時列國多僭官制左氏隱十一年傳羽父求太宰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注魯使二卿會晉叔老不在三卿之中魯固有散位從卿者夫司徒司馬司空魯之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蓋散位從卿隱十一年正義以後更無太宰魯竟不立其說未必然也桓二年傳宋督為太宰終春秋備見此官宋備六卿故同於天子成十年傳晉侯使糴莠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為卿太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為之者襄十一年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彘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傳石彘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以除其偪注謂良霄則太宰固大夫也定四年傳伯州犂之孫駘為吳太宰則吳卿也檀弓陳太宰駘亦卿周魯宋楚鄭陳吳

皆有太宰論語太宰集注或之為是

求善賈而沽諸案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

文淇

謹案段大令玉裁說文注云賈者此賈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段借字也引仲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其說駁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奠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賈賤恆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為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合

子欲居九夷九夷有三皇侃義疏云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

三高麗四滿飾

自注邢疏引作滿飾

五島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

鄙此海中之夷皇氏據爲疏邢氏引爲第二說皆非也邢疏引

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按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云云下云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武乙衰敝東夷寔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此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邢據以疏此是也而未言其遷徙所在若徑以淮夷當九夷亦非也東漢傳論又以

朝鮮當孔子所居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而顯與傳文自背尤非也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司馬貞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張守節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夷謂並巴蜀收上郡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吳師道秦策注但據索隱文魏策九夷鮑注疑當爲九疑吳氏正曰此南陽堵楮同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疑許鄢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卽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案此數說鮑彪以九夷爲九疑張守節以九夷爲

四夷統名遠據益州之巴蜀并州之上郡西戎之義渠丹犁其
誤皆顯然不復辨大事記據索隱以解南陽九夷確不可易本
以南陽九夷爲一吳氏疑呂氏分爲二非也九夷所以在南陽
者當如陸渾遷伊川之類徐廣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秦
本紀正義云南陽今鄧州也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
舊名陽地故以爲名焉

當暑袷絺綌案士冠禮兄弟畢袷元注袷同也元者元衣元裳
古文袷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袷元注袷同也上下皆元也案
此則袷絺綌衣裳同絺綌也禮稱袷絺綌二曲禮袷絺綌不入
公門以上龜筮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暑不着絺綌
玉藻袷絺綌不入公門觀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斂衣

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禪下云絺綌紵不入正謂三
者皆禪絺綌無有不禪不必以袷爲禪又或以袷爲元則冠昏
皆爲畢元元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有裏
衣使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元端以上
禮服又不得用絺綌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註伯氏食邑三百家案左傳歸我衛貢五
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凡邑之大名爲一縣之地其邑
之小名有二成公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衛人
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
與之邑襄公二十六年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
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七年傳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八年傳與晏子邾殿其鄙
六十與北郭佐邑六三十年傳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
邑昭公五年傳監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杜氏於成二年
襄三十年昭五年邑字無注襄二十六年注八邑三十二井二
十七年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
通稱二十八年注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襄二十六年正
義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
入陳有功加賜田土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
正義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
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

稱邑也是則四井爲邑正解也一乘爲邑杜氏以義而知也駢
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所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
百井又按昭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
致之大戴禮敎其書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
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
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
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又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
注邑皆有社二社一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
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三百爲二百社義亦通然經明言邑
不言社且庸愈於二百家之說乎

其言之不佞案大戴禮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辨厲

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作作訓爲鄂鄂可備一說

論語匏瓜案瓠有甘有苦甘者詩甘瓠纍之人所食苦者詩匏有苦葉不可食但繫以渡水夫子言已將爲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爲人食昔人已引國語爲渡水之證但於繫字義尙欠分明

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案周禮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輔之以傳節爲信耳又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鄰長徙於他邑則從而受之此所謂以封疆之界域民也孟子引古語言王者原以封疆域民而所以域民不以此原以山谿固國而所以固國不以此原以兵革威天下而所以威天下不以此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闔

氏謂當日封疆固以域其民因悟發政施仁節欲立欲耕欲藏如不以疆界則徑至齊案許行自楚之滕陳相自宋之滕不域於疆界孟子言欲立欲耕極言仁政感民非限於疆域而不能至

孟子爲卿於齊注客卿按春秋時已有散位從卿戰國時益多

韓策客卿爲韓謂秦王自注趙策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亦此類史記秦本紀昭襄

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白起傳與客卿錯攻垣城李斯傳秦王拜斯爲客卿初不識其爵祿大小今以孟子之文考之淳於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時髡爲列大夫不肯爲相故以卿位爲譏孟子致爲臣而

歸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孟子曰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則孟子為客卿時受十萬鍾之祿矣鄭氏本司馬法箋詩甫田云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千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上地穀畝一鍾然則萬鍾為萬畝十萬鍾為十萬畝矣詩正義曰史記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為渠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昭二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信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

為畝一鍾也案史記貨殖傳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則畝一鍾者大率如是不止關中

隱几而臥隱為據其證大戴禮隱琴瑟曙謹案檀弓既葬而封

鄭注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亦其證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

隱蔽也經典係用段借其正字當為受受在受部云所依據也

讀與隱同

夏貢亦行助法夏小正去初服于公田大戴記先公後私孟子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謂公田之稅有定額非無公田助藉者左傳穀出不過藉杜注般法田藉故孟子言周亦助

孟子曰昔者案莊七年經左氏公羊皆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

不見穀梁作辛卯昔恆星不見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案昔

猶夕古樂府有昔昔鹽昔昔猶夕夕鹽即引磬之轉而譌樂正

子以夕至齊故舍館未定不能見孟子若作前日解則樂正子見孟子誠遲矣孟子所載昔者有三有作久遠之辭昔者孟子

與我言於宋是也有作前日之辭昔者辭以疾是也有作前夕之辭曰昔者是也

自注昔亦與夜通史記龜策列傳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應科諱案先君四書識小錄云哀四年左傳為一昔之期杜注夜結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為國君張湛注昔昔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昔夜也夕昔又通用楚辭大招注引小雅樂酒今昔今本作夕是也

鳴條王應麟謂在陳留之平邱路史注謂在安邑西北孟子引伊訓造攻自鳴條夏都安邑當從路史注

孟子稱舊君三有禮皆見左傳襄二十一年傳欒盈過周王使侯出諸轅轅是導之出疆也定六年傳孟懿子謂范獻子曰陽

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是先於所往也襄三十年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

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三年不反然後收田里反則仍歸

之也但懿子之意欲合晉人聞虎逃走強設請託惡之非愛之

然必當時大夫士出奔其本國有請託之禮故懿子言之不然

懿子又何敢強盟主必以為中軍司馬耶

曙謹案曲禮爵祿有國白虎通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此皆不收田里之證與孟子合

昔人據孟子墦閒之祭以為古人祭墓案祭墓有二墓成則祭

檀弓有司舍奠於墓左家人請度甫窆遂為之尸此祭后土之

神也家人又云凡祭墓為尸此禱祈常祭也

百畝之糞案草人糞種用牛羊麋鹿豕蕢犬注蕢取汁也

鄭司農云以牛骨汁漬其種也疏此與後鄭義合然則羊麋以

下均以煮取其骨汁骨汁多少爲上農中農下農之差故同百畝而糞不同月合糞田疇以燒草行水其汁漬田亦謂之糞其實糞專指骨汁也凶年民窮骨汁少故糞其田而不足

魯人獵較案古者將祭而獵王制乾豆是也左襄三十年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杜注鮮時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春秋時大夫多僭禮魯大夫亦應然夫子知獵較不能驟禁而但正其祭器如特牲少牢俎豆之數令其但取芻豢而無四方之物則不禁而禁聖人之妙用也獵較當指大夫士將祭而獵言夫子亦獵較當指夫子許其獵較言

在國曰市井之臣案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宅謂致仕

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孟子致仕時言在國在野當作此訓又案詩東門之枌序正義云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風俗通云俗謂市井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一井田爲一井田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孔氏訓市井甚明又案庶人不傳贄爲臣庶人非無贄但不傳耳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無擯相傳贄也下云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是有擯相傳贄也自注傳如傳命傳擯不傳之傳不傳贄不謂之見直謂之役見有儀役無儀

楚有南陽晉有南陽齊亦有南陽齊策魯連遺燕將書曰且楚

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

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吳氏補注史云齊之南陽索隱云即

齊淮北泗上之地也孟子遂有南陽指此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孟子白圭趙注本此案魏

策白珪鮑注曰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

四十年矣應科謹案閻氏百詩四書釋地以為魏拔中山在魏文侯十七年癸酉不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

此書所載另一人亦用鮑彪之說

池訑亦訓欺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注沈

州謂欺曰訑大承謹案高注國策本亦作訑說文訑字下許君云沈州謂欺曰訑段大令王裁注云此不見於方

言方言秦謂之謾段又引國策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蓋說文無訑字集韻云訑與訑同是說即訑字但段氏引燕策作訑未知所据何本文案急就篇謾訑首匿愁勿聊顏氏注云謾訑巧黠不實也王氏應麟補注云謾訑欺也列子狎侮欺語楚辭

九章或訑謾而不疑史記龜策傳誕謾注誕一作訑黃氏曰燕代之閒謂懼見方言以訑為懼則又與欺義別

虎賁三千人虎賁王制武王何以有之曲禮疏引禮緯九賜六

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紂賜文王弓矢斧鉞為西伯武王

繼之則知虎賁本殷賜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案古駕馬之制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

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者王肅也孔晁駁

之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者許慎也鄭元駁之今考之於經既夕禮公贈元纁束馬兩注

兩馬士制也上經注駕車之馬每車二疋是鄭氏以士駕二也

周禮校人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乘馬一師四圉駕馬麗馬

一圉注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庚申補刊

路駕田馬驚馬給宮中之役麗耦也以此推之五路王所駕若
備制宜駕六馬常駕則四馬故以四起數驚馬給役故以兩起
數賈疏云養乘之者已下皆四四為耦是因養馬而乘習之則
兩馬為耦亦因養馬而乘習之不言者從可知也是給役駕二
也左傳哀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注衷乘一轅卿車釋文
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傳乘中佃一轅車也正義古
者乘甸同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為四馬今
止乘兩馬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
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為行之等
差也其諸侯大夫士惟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
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贈以兩馬是為得駕兩無上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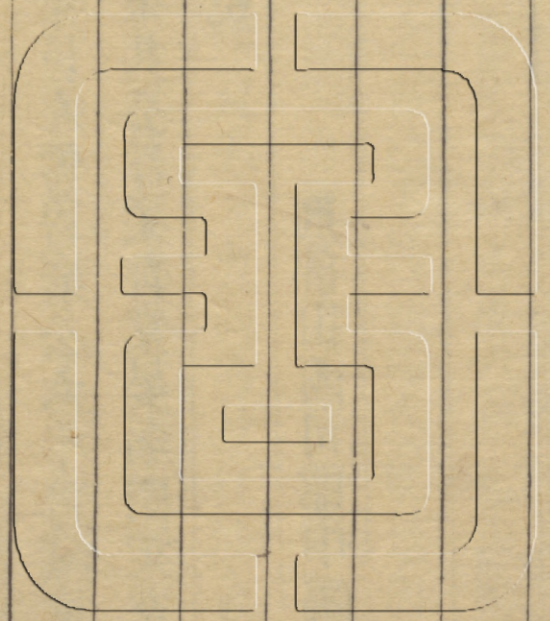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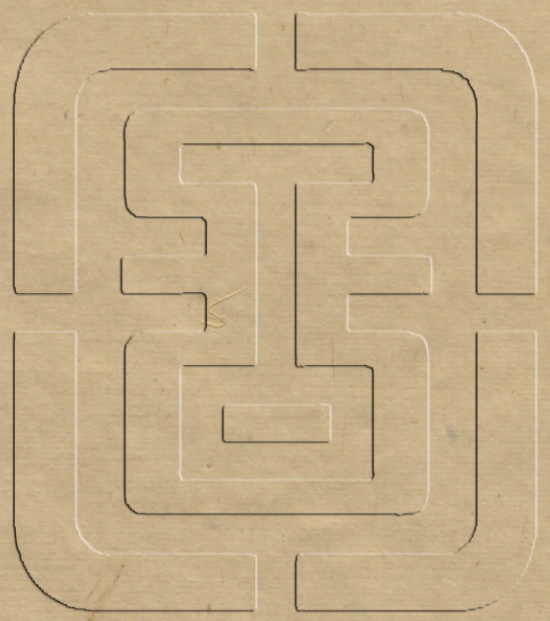
是許氏杜氏陸氏孔氏皆以諸侯之卿大夫士駕二也孟子以
常駕中乘言之故曰兩馬其兵車四馬不常駕也又案孔子世
家云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與許鄭合王肅家語本之

孟子發棠疏引史記棠公婁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
是矣案棠本萊邑左傳魯襄公六年齊滅萊故屬齊傳稱棠人
軍齊師又云萊其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克之杜注北海即墨
縣有棠鄉是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二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鄧翔潘繼李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五

